

星期文库

生活器物之一

消暑纳凉的华夏生活史

赵 华

早在周代,我们的祖先就已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利用冰来给食物保鲜、降温的器具——“冰鉴”。冰鉴是一件双层的器皿。早期冰鉴的材质一般是青铜。在外者为鉴,鉴内有一缶。鉴,“大盆也”;缶,“瓦器。所以盛酒浆”。夏季,在鉴和缶的空隙填充冰块,就可起到降温的作用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个三国时期的青铜冰鉴。整件器物镂雕或浮雕勾连云纹,精美而奢华,其四面和四角均饰有龙形耳。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,勺的长度可探到缶的底部,便于从缶中取酒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冰箱。其通高76厘米,分箱体和底座两部分。箱体为木胎、铅里,箱体外部为掐丝珐琅,饰有缠枝宝相花纹。箱盖的边缘以鎏金为装饰,阳刻楷书“大清乾隆御制”六字。箱体四角包镶掐丝珐琅并饰有兽面纹。箱体底部一角有一小圆孔,起到泄水孔的作用。冰箱整体设计精巧、做工精细、色彩艳丽、庄重典雅。

在周代,因冰鉴的使用,还催生了一种职业——凌人。《周礼·天官·凌人》:“凌人,掌冰;正岁十有二月,令斩冰,三其凌。”他们负责每年十二月斩冰,在进行祭祀和宴请宾客时使用冰鉴供酒。

储存冰需要场地,这称之为凌阴或凌室,后称为冰窖。冰窖从产生之初,就是上层社会的专利,寻常百姓不能随便建造。到了清代对冰窖仍然有比较严格的管理,此时冰窖有三种,专供皇家使用的官窖、供达官显贵使用的府窖和普通百姓的私窖。天津窖冰行业也非常兴旺。清道光年间的《津门保甲图说》及《天津卫志》中就已出现冰窖胡同的名称,它位于天津老城东门里,是大盐商李春城在此地开发建设而形成。另外,昔日天津老城四角、金家窑、西北角、三条石关下、西沽及一宫附近,皆有冰窖存在,冰窖业之盛可见一斑,至1935年又成立了天津冰业同业公会。

1873年,德国化学家、工程师卡尔·冯·林德发明了以氨为制冷剂的冷冻机。1923年,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工作的冰箱诞生,民国时期逐渐传入中国。到20世纪80年代,冰箱逐渐走入普通家庭,炎炎夏日,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冷食带给我们的清爽。

从周天子的冰鉴到寻常人家的冰箱,变的是制冷之术,不变的是华夏民族对生活之美的孜孜以求。冰藏万物,鉴照古今——这清凉背后,是一部藏冰用冰的科技简史,更是一卷消暑纳凉的人间烟火。

借此典故来表达他对惠州的认同。

最令苏轼高兴的是,惠州有他爱吃的荔枝,可日啖三百颗,大饱口福,为此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来惠州后,他最初暂居在合江楼、嘉祐寺。他给孙志康写信说:“今北归无日,因遂自谓惠人,渐作久居计。”看到北归无望,他打算在这里久居,于是倾囊在白鹤峰建造了新居。但他只住了两个月,又被贬到了海南。

儋州:“他年谁作輿地志,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

此时苏轼已年逾花甲,且处境糟糕。政敌勒令将苏轼父子从租住的官屋中逐出,苏轼便在桃榔林中买地盖屋,将其命名为桃榔庵。“但寻牛矢觅归路,家在牛栏西复西。”如果迷了路,那顺着牛粪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。苏轼就这样完完全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。所以,他在离开海南时说:“我本海南民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”

“吾生如寄耳,何者为吾庐。”“此身如传舍,何处是吾乡。”在苏轼看来,人生在世,本来就是寄居暂寓,哪里是家?又何处为乡?一次他与好友王巩的侍妾柔奴对话,“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: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他恍然开悟,也由此解开了自己乡关何处的谜题。

通常来讲,官员被贬后,前途未卜,故大多气沮神散,得过且过,一般不会在某地做久居打算,更少买地盖房。而苏轼不同寻常,每到一处,都沉下心来,自视为当地人,筑屋为家,且和黎民百姓相处得如盐入水般融洽。因为心安,故处处都是家乡;反之,又因为处处有家,故而心安自适。因此可以说,苏轼是一个能把家乡随身携带的人,这或许也是他一生旷达乐观的秘诀之一。



梦里秋光

翟福泽

●文史漫笔

苏轼乡关何处

刘江滨

人。故山归无家,欲卜西湖邻。”

苏轼前后两次在杭州任职,先任通判,后任知州,加起来大约五年,能在同一个地方两度任职,缘分实在不浅。他在《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》中写下“前生我已到杭州,到处长如到旧游”,初到杭州便恍若前世来过,把自己当成了土生土长的杭州人。这里风景优美,有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湖,他身边还有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朝云相伴。多年后他出任杭州知州,留下了彪炳千秋的政绩——苏堤。

除了杭州,苏轼还在多地任过职,如密州、湖州、颍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,身为在职官员自有官舍可住,完全不必为住处发愁。但作为贬官就不一样了,安家就需自己想办法张罗。苏轼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这三处贬谪地,都营建了属于自己的房屋。通常来说,一个地方有了自己的房子,才更像有家的样子。所以苏轼反而把这几个贬谪地都称作家乡,感情更深。

黄州:“便为齐安民,何必归故丘。”

黄州曾为齐安郡,故黄州亦称作齐安。苏轼被贬到黄州,便把自己当作齐安的子民,索性以此为家,又何必执着于回归故里?这份心境,他看得格外通透。在给赵晦之的信中,他写道:“某滴居既久,安土忘怀,一如本是黄州人,元不出仕而已。”他在《书韩魏公黄州诗后》中也写道:“谪居于黄五年,治东坡,筑雪堂,盖将老焉,则亦黄人也。”他在这里种地盖屋,本打算终老于此,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当成了黄州本地人。

惠州:“三年瘴海上,越峴真我家。”

越峴,即岭南的山。这句诗的意思是这块瘴疠之地三年,他早已把岭南认作了自己的家。他在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中写道:“仿佛曾游岂梦中,欣然鸡犬识新丰。”与杭州一样,苏轼初到惠州,就生出似曾相识的亲切感,这份熟悉感根本不是在梦里。刘邦当年仿照故乡丰县在长安建造了新丰,鸡犬来此毫无陌生感,苏轼

到牵牛花并未凋谢,仅是暂时闭合,像一把收起来的花雨伞,第二天早晨还会再次绽放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牵牛花似乎更深谙此道。

说到“误读”,我又想到在非洲湿地一种叫黑鹭的鸟。人们一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害羞的鸟。黑鹭经常站在水里,将翅膀张开围成一圈,像一把黑雨伞,然后把头蜷缩在“伞”的当中,人们因此称它为“害羞鸟”。其实,它只是在静等猎物的出现。小鱼和小虾为贪图凉快便躲到黑鹭翅膀下面蹭凉,黑鹭就趁机把它们吃掉。黑鹭很聪明,觅食用套路,人类把黑鹭叫“害羞鸟”,实在是个误会。

误读缘于懒得观察、道听途说、人云亦云。事实上,生活中的“误读”,又岂止于此?

误读

杨 方

若替苏轼填写履历表,籍贯笃定是四川眉山。这一点确凿无疑,其自叙和史书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然而,尽管苏轼的地理籍贯可以精准锁定,但他还有一个更开放的大家乡观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这句话里浸润着他超拔自洽的人生观。苏轼一生虽如不系之舟四处漂泊,却绝非无根的飘萍,而是犹如柳枝,插之生根,随处可活。他是四海为家,人在哪里,哪里就是家。通过他的作品,我们可以看到,他自认的“家”和“乡”真不算少。眉山:“吾家蜀江上,江水清如蓝。”眉山城东有条大江,即著名的岷江,在眉山的一段因澄明清澈,又叫玻璃江。我那年在眉山游罢三苏祠,便打车去看了岷江。在苏轼的作品里,岷江和峨眉这一江一山成为家乡的徽章,常被他写进笔端。如《满庭芳》中的“归去来兮,吾归何处,万里家在岷峨”、《送杨孟容》中的“我家峨眉阴,与子同一邦。相望六十里,共饮玻璃江”等。他在黄州江边漫步,看到滚滚长江自西而来,便想,这江水得有一半源自峨眉的雪水吧。

苏轼21岁离川赴京参加科考,一举中第,后来先后为父母丁忧守制,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眉山。但是,苏轼对故乡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浓烈,时常魂牵梦绕。“万里家山一梦中”,苏轼也常用“家山”指代故乡。怀乡不仅是眷念故土,更是寻找精神的慰藉。苏轼生前给苏辙留下遗言,自己辞世后要葬在河南郑县,因为那里的嵩山余脉有一山颇类“小峨眉”,在此长眠也算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。我去过那里,看到墓地的松树皆向西南倾斜,朝着眉山的方向。

栾城:“赵郡苏轼。”

苏轼在文章中,经常自称或落款“赵郡苏轼”。赵郡大体就是原来的赵国,为河北南部一带。苏氏族谱记载,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当朝宰相、栾城人苏味道,系苏轼十一世祖。他曾在眉州任职,留一子开枝散叶即为眉山苏家。苏辙将作品集命名为《栾城集》。所以,河北栾城乃苏轼祖籍,是他的根,是其故乡中的故乡。不忘来处,就是不忘本,溯源追远,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不忘根本”的精神内核。

杭州:“居杭积五岁,自意本杭

几场秋雨过后,秋意有些浓了。早晨推窗望向小区楼下的花园,见五颜六色的小花正蓬勃地开着,唱主角的一定是牵牛花。我很有兴致地来到花园,雨后的牵牛花“秋露泫泫”,细细密密的水珠簇拥于喇叭状的花朵上,晶莹剔透,鲜亮可人,似在眨着眼睛和谁解释着什么。

有人称牵牛花为“早晨的美女”,还有民谚云:“牵牛花虽美,盛开仅一瞬。”所以,牵牛花又叫短命花。早开的牵牛花,在我国寓意着勤劳,又叫勤娘子,凌晨四五点左右,牵牛花就开了。牵牛花还有个雅致的名字“朝颜”,大家认为牵牛花朝开夕谢,甚至朝开午谢。其实,这是对牵牛花的误读。有天夜里,我下楼专门到花园观察,看牵牛花到晚上是不是真的谢了。结果看